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

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悦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為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為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

覺曰堯以知人為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内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牆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

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為希㫖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兹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為助時吕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即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於

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
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
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
周賖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
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
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
師所任地㳺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
絶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

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職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説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揺朝廷釣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

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為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為良田徙盧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為中法使資裝無得過

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梃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為例知應天府入為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

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為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為王安石所逐安石

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為從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為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羣語不顧覽呼諭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耶皆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以為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拒

不答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
京西轉運判官入為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
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
建官置戍以為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
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為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
龍圖閣歴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
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
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輮門肅然召知開封府

至則拜戸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横山並河為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戍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為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勳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歴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為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為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為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

之遺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抜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

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
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
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
無彼已可久者確令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
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
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
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
經義為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

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為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陜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録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

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與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為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㰖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

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録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為相欲寘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為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雇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

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懐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為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踈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修五事曰邪説亂正道小人乗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蠹留盡改

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為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為國子直講丧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為不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

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内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為祕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為江東轉運

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淛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為非臣不敢逃罪乃從詔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為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

學工文詞著續世説繹解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歳饑官為粥以食餓者民坌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梐枑間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詰盜南山諸尉皆屬焉瑜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轉洪洞令民有世絶而官録其產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郡吏咎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歳賦菑楗調徒遏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鬻鹽井

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羣獠不習服牛之利為辟田數千畝選調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領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

之士也朕且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釃湍河為六渠以益鉗盧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次舍帟幕競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苫枕塊奈何又

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周獨否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畀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唃氏所有常為吾藩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為勍敵茍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陝西轉運使復入為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

殿修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為小官沉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劒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歷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侁盛言左

參軍李景陽技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
賢調黟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橫里中因事抵
法羣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侁
怒立杖之惡類屛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
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蔬果蔬多取贏直侁一切弗取
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郯辟簽
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
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

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専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

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侁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為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

軾稱佖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二稅輸絹綿佖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役有李元輔者輙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盖佖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佖言東州滙澤惟兩濼夏秋雨潦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為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為一以佖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佖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

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絶交道揚偼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偼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為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呉居厚掊斂虐害竄之復以偼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偼之賢

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吳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為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言

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寛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寛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侁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為范鎮孫甫推許孫復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為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

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為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為吏部郎中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常王古鄧温伯孫覺胡

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凛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别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為翰林學士紹興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

過洛轉運使郭茂恂狥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熈寧中為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彦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娌之口之純以為蕪俚之言不治彦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

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為生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
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
易大吏使劒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
知之乎以為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
知滄州召為戶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
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
為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
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為胥吏顓處命令也若

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禀而後決毋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爕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黄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毁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為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為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覿字明叟泰州如皋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

視苗傷承監司風㫖不敢多除稅覿受檄覆按歎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絶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据摭百出會朝廷遣使振貸覿請見為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轉為丞司農時為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髙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潁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闕免屏居累年起為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

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既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覿言誠出於此恐海内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之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為善

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懼豈以為惡者懼而朝廷亦為之懼哉誠為陛下惜之覿言雖切然不能止也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覿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邉備而在廟謨翕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覿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彊土種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又言令民力

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為之計於是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債振贍賦歛科須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覵以為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曰聚歛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末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

重則人無所憚令法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通練之士載加芟正於是置局編彙俾靚預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為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靚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靚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館職策問呂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靚言軾之辭不過失

輕重之體爾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覰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户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為遼人禮重紹聖初以

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百金無閑田以葬覲索侵耕官地表為墓田江水貫城中為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覲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為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

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覶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覶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慍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

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實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人曰此顯仕捷逕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

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為之懼俊義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為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眞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人主自為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攺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義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

外郎嘗入對帝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衛膚敏吳安國今安在具以對即召為館職而遷俊義右司員外郎為王黼所惡以直祕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曰馬

君他日必為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為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為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儆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為身謀所以報也時議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

力争以為不可悉出補外黙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若稱之為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發自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七廟之神靈是一舉而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為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

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聰務既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揺飛語讒去之默力陳其故以為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獎師顏厲以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況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

願以禮為之節義為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靜奉先之意會地震河東陜西郡黙以為陰盛慮為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即位以論歐陽修事通判懐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

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彊矣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死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顓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

默為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為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為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兖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為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

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徹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
等蠻歲饑内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
將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蘇緘老謬歸仁鋪覆
軍陳曙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
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
以疾求歸知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吴居厚之虐默皆革
之召為司農少卿司馬光為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
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為良法豈

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從人立為一州一縣法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司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兖州請褒録石介後詔官其孫東州薦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户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為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

上議以北流為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為長堤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為相可謂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

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為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為不負知已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覿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馮國柄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

劉安世　鄒浩田晝王回曾誕附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寛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執禮不

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羣牧判官為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略云辨士好為可喜之説武夫徼冀不貲之寵或為所誤不可不戒為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為則人心悦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

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求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為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為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黙不應他日見航歎奬其堅正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

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謫洺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為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為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来大臣子弟不敢受内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

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
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
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
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
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
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
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

民間讙傳宮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為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耳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温伯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

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
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才六月名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
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
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彦曰如此正人宜且
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禄卿分司安世爭以為不可
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
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别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
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

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乃得免昭懐后正位中宮惇十發前諫乳媼事以為為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鼛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

即位赦至藝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郢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

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威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

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㗇以即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楊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

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
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
邪以為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為有餘則
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
人持剌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
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
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
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

理之過也蘇頌用為太常博士来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陜西奏邉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苟為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勑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虚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為數之

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

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盖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别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

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宫故也祥符德賀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逈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宫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来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

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册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名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

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

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在獻愍太子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薾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曽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為校書郎調
磁州録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慨慷
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晝
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
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
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
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
以絶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

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為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為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為宗正寺簿元符

中葉祖洽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治裝往来經理且安慰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名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

三岑象求王覿賈易上章乞録其子恤其家以奬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為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為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為来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

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其書既出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

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

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

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

為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
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
以問昂自意沮遷祕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感瓘奏哲
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
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
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
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右正
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

嘗及人晻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来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

事帝密遣使賜以黄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曽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璀語子正彚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彚願得書曰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移時至箕踞誶語瓘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揺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

必為國禍璀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
内侍黄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
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
璀亦安置通州璀嘗著尊尭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
石日録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
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璀又
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
徙告且命凶人石愽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

死㴶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㦸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㴶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㦸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㦸為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為所擬未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

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茍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名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為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

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
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
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禄寺丞其弟汲字師中
亦知名嘗通判黄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任伯雨
自幼已矯然不羣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
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曽子不入
此職何為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吏如束濕撫民

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内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名為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輙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

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
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
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
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
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
中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
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
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

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禄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傳王贍生湟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張耒黄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名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勲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説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

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内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覿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為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覿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覿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

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傅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

有司啓封見為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户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熈中賜謚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彦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

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弟汝霖　汝方　呂陶

張庭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

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邱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檄尉罔征税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黄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斂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蠲免又役法

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雇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而

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

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

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鞫厭魅獄次升

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寃

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宗藩

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

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為助

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顔致已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

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刻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

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為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嵩呼者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覰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覰望陛下爾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寳文閣待

制知頴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覿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

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啟封果然擢為第三調
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為政軾得罪捕詣
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
知臨安縣為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
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
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
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
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岤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

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歷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廸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大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寑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為詖説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絶於當世乃

入為祕書自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令請託者濫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為之限約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羣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為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

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髙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畧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鋭於改作日夜交結内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内行汚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賢

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眞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祕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延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藴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為監俄攺考

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陛下方開納褒奬若以為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惡

之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為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為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為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

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
神宗為改容在廷者皆歎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有司
奏罷之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
賤得以貨取願更著婚法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為江西
轉運判官陛辭復言令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
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蓋代
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超為起居舍人時相問新
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

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體四韻事尤力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疾之欲盡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事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為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謂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辯

論愈切諫官指汝礪為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
亦為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須汝礪草詞遂落職
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吕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
年確為有力後治嘉問它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
是又為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
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
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汝礪屬又
何罪遂自劾請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眞拜

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斷修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

悦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汝礪讀書為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為祕書丞擢殿中侍御

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復詩
賦汝霖劾之韓忠彦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禮遷侍御
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使擊之將
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鞫
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王能甫排斥不
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案籍具在但可攄
以行不必候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
汝霖罷知泰州又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

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廕為滎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棄官歸葬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録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叚約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歎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

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為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中進士第調銅梁令民龎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盡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

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用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畧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忘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顧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沮神

宗覺之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兹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張商英為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備城門啟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廢王中正為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盭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摧茶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産茶視東

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搉茶園本是
税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以供衣食葢與解鹽晉礬不
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
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懐安商
税或往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
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
廣安軍召為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
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

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為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覦望反覆為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

考究精密民以為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為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傳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為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

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陜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驚則十倍陜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

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為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漢州入為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鋭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

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纎悉必復然則將敝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為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為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

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為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為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棄鄯守湟既以鄯為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輙焚稾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為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甚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未嘗別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

稱其所論不常帝命徙為郎俄出為京東轉運使判官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庭堅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庭堅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為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為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琛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

閣

龔夬字彦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必疑令聖政日新遠近忻悦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姦黨既破必將早夜熟計廣為身謀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説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以

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為施行以伸先帝寛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略以為昔

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内此陛下所親見葢其立進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内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理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

多望釆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究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願考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

州繼徙象又徙化徒步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
令得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
六年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重名
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
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為御
史大壯勸使早去夬以為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謚慈靜
居士諤少挺特不羣為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調捂信

主簿選為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為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説諤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為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咎願修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乏人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

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為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羣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推

官元祐中為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閲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土軍習暴横為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册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為上聞禮部尚書

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頼昌府徽宗立為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寛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贏羡散青苗以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戸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恵公望以為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恵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若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懐不平之心有待而發

俚語有之私事官䲅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倂時事必指為横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

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為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

閤知壽州蔡京為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中
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
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彦援
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黄庭堅龔原
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
今若分别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
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

祐之人數十輙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攄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為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怨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

知舒州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忭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卭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為變春試考第一主司啟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輙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為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六年進士第

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熟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為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偕謁府帥輒毁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為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富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耶第恐累隂德爾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

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為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為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

民竊憂之貽書吕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為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恊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

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太常博士轉為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為江西轉

運判官不行叚宗正丞蘇轍薦爲御史宰相不樂除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願陛下奬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熈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偏論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静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

相游說耶惇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户部尚書蔡
京深結之彊毀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
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横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
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為降責以肅百官
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辯
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
之是否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
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

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為萬衆

觀贍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數憾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亦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帝它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為漢靈帝何也安民曰姦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為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為山林之游曰謫

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朝論欲起為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子同為御史中丞自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捄蔡確以直報

怨陥言榷茶為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堅論紹復
未足以盡孝道謗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
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願
以清淨為治祐擎林希且論惇京卞輩斥死弗悔公望
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鈎斬袪之隙而終不能移
姦邪先入之言夬擊逐章惇蔡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
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仆即起已去復來至於阽危
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

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羣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